

深读·调查

职校校长“炮轰”高就业率背后——

职校教育缺了哪一课

文/本报记者 张亚男 李涛 片/本报记者 吴凡

(上接B01版)

但这些,也只能尽量去做。“基础教育可以用7年的时间去培养塑造学生,完善他们的人格,但是职业教育只有两三年。”济南商贸学校校长庚强斌说,上述方法和手段,作用毕竟还是有限。

在一些职业教育发达的地区,一些中职学校专门为学生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包括恋爱心理辅导。在新生第一课上,开设中专生角色扮演的专题讲座。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公共基础教学部李晓辉老师说:“职校生背负着来自家庭、社会鄙薄的精神压力,心理辅导有利于加强学生自我认识,做好自我规划。”

而陈煜江则是通过参加一次又一次技能大赛,渐渐树立信心的,但更多的同学在他眼里,还是混日子,不知道该干什么。

记者采访单彬时,一群男生路过,笑着和单彬大声打招呼,却拒绝坐下一起聊天。

“不行不行,咱不会拉(聊)人生。”打头的男孩子笑着跑远,边跑边开玩笑地说:“拉对象可以,不拉人生,不会拉。”

“很多职校在炫耀就业率时,忘了‘育人’这重要一课。”10月27日,在全国九市区职教协会第二十四届年会上,庚强斌这样说。

用工荒下的繁荣

当这些“不谈人生”的职校生离开校园,踏上社会时,他们在一些企业负责人和老师傅眼里,还是一群找不着北的孩子。

今年40岁的李兰曾在齐鲁饭店做面点师,带过不少中职院校的实习生。

李兰的徒弟多是女生,十七八岁年纪,爱打扮、爱漂亮,爱对客人的衣着品头论足。有时候她们也会问师傅一些问题,比如一直干这个累不累?有没有考虑过干点别的?

李兰觉得,这些小孩很有想法,但大多数时候一些想法让人感觉不切实际,自己都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有很多学生给人的感觉就是混日子,挣点钱休班时就出去逛街买衣服买零食,上班抽个空就玩手机,一个月光电话费就得好几百。”

而在潍坊市一家电子企业的领导高层看来,他们从职校招来的,不少是“问题工人”。

这家颇有规模的电子公司一线工人千余名,常年缺工。今年,光潍坊某所职业学校到该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就有400多名。

这家公司跟很多职业院校都有合作,生产电子产品涉及的一些高精尖技术,实习生往往不懂,只能从最基本的一线工作干起。但即使最基础的工作,事先也得培训两三天。

一线工作的简单枯燥,让刚出校门的学生难以接受。这家企业的一位负责人苦笑着说,“都是三天的热度。”一段时间后,这些实习生就会出现懈怠感,有的直接辞职。“工作上缺乏钻研创新精神,应付差事。这样的也留不住。”这位负责人称。

这种情况下,有时候,这里实习生的流失率能达到60%多。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只是他们一家,很多企业都差不多。“工作是枯燥,没办法,性质摆在那儿呢。”现在很多企业用工荒,都在不断提高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环境,但学生就是干不住。

“他们都期望找一份赚钱多,工作起来又轻松的工作。这怎么可能?”这位负责人认为,没有正确的职业规划,是这些职校生走向社会后面临的很大障碍。在这方面,职校教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即便这样,很多企业也希望能把更多的职校学生揽到自家来。



美发专业是职校的热门专业之一。



潍坊某职校烹饪专业的学生正在练习雕工。

潍坊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今年3月曾对1000家各类企业用工状况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这些企业缺工人数达到67546人。其中,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制造业等缺工情况最为严重。很多潍坊籍农民工都跑到外地打工,职校生顶岗实习,就成了一个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

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持续用工荒的状态下,很多老牌职校则持续保持了高就业率。山东职业学院今年春季的一次招聘会上,3000名学生面对12000个岗位。山东济南商贸学校一次供求会上,有些专业岗位需求到了10:1。这些职校中,商贸专业的毕业生非常抢手,而他们大多流向宾馆酒店当服务员,或是超市当收银员。在潍坊一家职校负责人看来,这也算是“专业对口了”。

“我们培养的不是农民工”

在济南商贸学校校长庚强斌看来,一方面是繁荣的就业率,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跳槽率”,这恰恰暴露了职校教育出了问题。

“好工人是什么样子的?能在一个单位连续干上三年,为它创造价值,干得住、留得住、有发展空间的,就是好毕业生。”这是庚强斌给定的标准。这个标准,跟就业率没关联。

庚强斌指出,中职学生大多数都是初中教育的失败者,存在着明显的“自己不尊重自己、没有憧憬、没有阳光”的情绪。普通学生用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完成

的自我成长、人格塑造,中职生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所以,中职教育的内容,比就业率的问题复杂得多。”

采访中,不少职校负责人直言,职校就是培养一线工人的。但在庚强斌看来,没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做不成好工人。“供求10:1也好,100%就业率甚至更高也好,但整天跳来跳去,干不住,这样的就业率也没什么值得说的。”

用庚强斌的话说,目前的职业教育处于“欠账”状态。“都是原来一些薄弱学校改的,校园都是弹丸之地。”

济南市职业学校不仅城乡差异较大,资源分配也不均衡。济南第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两个校区加起来,占地20亩左右;曾经的五职专、六职专,也都是十来亩的占地面积。

“看看济南一中多大?省实验中学多大?这么点地方,谈什么实地教学?谈什么育人呢?历城职专倒是大,200来亩,五职专信息工程学院也大,可是都搬到王舍人镇上去了。”一位职校校长说。

目前职校在校生65%来自农村,在庚强斌看来,他们不是被边缘化,就是根本感受不到城市生活的幸福指数。“农村劳动力都要转移,往城市转,眼界、思维都跟不上,到社会上怎么适应?我们要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不是农民工。”

2003年左右,国家开始发展职业教育,“春天是来了,可是观念还要慢慢改。”庚强斌认为,这种“欠账”还很大,各方面的都有。

当职校生进入实习单位实习时,他们其实已跨入社会。这是一个截然不同于学校的世界。当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猛然被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时,心理会发生哪些变化?而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又显露出目前职业教育中的短板。

日前,记者以求职者的身份进入潍坊,体验这些实习生的工作和生活。来这家企业实习的职校生,专业五花八门,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甚至幼师、平面设计专业,应有尽有。

流水线上的职校生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姜士强

流水线上的日子

小隆是潍坊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一名二年级学生,9月份,他和同学被学校安排到潍坊一家大型电子企业实习。

吃饭、做工、睡觉,每天的生活内容无非这么几项。小隆到工厂不久,就赶上工厂举办K歌大赛,虽然每天下班之后才比赛,但是他和同学们一般不会过去凑热闹。“站一天太累了,吃过饭就想回宿舍歇着,在学校,从来不会这样。”

早上7点不到,小隆就来到工作台,用大拇指把耳机后盖摞下、扣好。小隆所在的外壳组装工位,工作很简单,每个作业员需要做的只是掌握一个最有效率的动作,然后不断地重复。

刚开始干时,小隆觉得很轻松,不过也很无聊。但不到一小时,小隆就感觉指头肚不能忍受了。他请求换一个工位,让手指歇一会儿。组长没有同意,让小隆想办法克服。

宝贵的10分钟

突然,铃声响起。小隆恍然意识到自己还坐在一条轰鸣着的流水线跟前。伴随着摞后盖的动作,时间已经过了两小时。

在车间,每隔两小时可以休息10分钟。铃声未停,面前的流水带停了下来,机器的轰鸣夹杂着嬉笑的人声还有喇叭播放的流行歌曲,整个车间突然沸腾了。之前两小时里一声不吭,不断重复一个动作的年轻人突然恢复了活力,不少人还在车间追逐、打闹。

“咄”一下,有人恶作剧般拍了小隆后背一下,小隆迅速扑过去,边笑边骂,跟同学厮打成一团。

小隆和他的同学大部分都在20岁左右,这些年轻人习惯了校园里的自由环境,在这里却被束缚在流水线上,这10分钟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如果不能来点大动作,嬉闹一番,这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

不过,也有例外。有时,铃声还未落下,对面流水线上的作业人员已经齐刷刷趴下一排。他们要趁这个空当休息会儿。在这个订单较多的季节,每个车间的作业员一天几乎都要工作12个小时。

想学点东西

但是不知道学什么

在自动线上工作的小娜曾在烟台一家职校上学,毕业

后回到老家潍坊,进了这家电子公司工作,在别人看来,学自动化专业的小娜找了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可是,在小娜眼里,在校期间所学知识跟现在工作的“对口”,仅仅在于对于她一些名词听起来会比较熟悉。

小娜曾跟上本科的同学交流过,感觉跟同样学习“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相比,两者的课程差异很大。“可能是学得太浅了”,小娜只能这样归结。

小娜还不到18岁,在同龄作业员中,她显得更用心、更积极。来了两个月,周围线上的作业员、技术员、品质员等等来自哪个学校,现在能拿到多少工资,小娜都清楚。哪个新来的员工负责的机器出现了问题,她看见了,都会很乐意地跑过去帮忙,两下就差不多搞定了。

“流水线上的活都很简单,看两次就会了。”但让小娜犯愁的是,想学点东西,却不知道学什么。“人家都说年轻人要多学点东西,我也知道应该多学,可是真不知道应该学些什么。”

劳动力的“饥渴”

一进入这家工厂,记者最大的感触是自己好像一滴水汇入了人的海洋。早班集合前车间楼道里摩肩接踵向上奔走的人群正是一条汹涌流淌的大血脉。在各个车间门口,这条大血脉会不断地分流,然后渗透进每条流水线中间,点点滴滴与每一台机器融为一体。

在轰鸣着的流水线上,每个作业员需要做的只是通过高效率的重复劳动把自己的能量消耗掉。四个小时之后,在巨大的食堂里,每个窗口前会有十几米长的队伍,队伍慢慢移动,你再补充新的能量进来。

从入职开始,记者不断看到这个大工厂对劳动力的“饥渴”。据一名老员工介绍,前几年厂里只招女工,后来由于劳动力紧张,男性也开始进入招工范围。为了进一步解决招工难的问题,这家企业对于介绍新人进厂的老员工给予奖励,奖金的额度则是根据厂区劳动力的缺乏程度上下浮动。厂子最缺人的时候,介绍一名女工奖励500元,介绍一名男工也有200元。而职校生,成为这家企业劳动力有力的补充。

记者入职时,这家工厂的工号已经排到将近七万四千。由于一个身份证只能登记一个工号,也就是说,在十年间有五万多人从这里离开。